



談如何使六根不動

智 銘

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中，有一夥佛弟子集於講堂，他們對於世尊所說的兩邊、中間的說法，有些不明瞭。有人在彼此詢問：「什麼是二邊」、「什麼是中」、「什麼是縫紉」、「什麼是思」、「什麼是智知、以了了」、「什麼是智所知、了所了」、「什麼是作苦邊脫於苦」？其中有位比丘答說：

「六內入處是一邊，六外入處是二邊。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紉，習於受者，得彼彼因，身漸轉增長出生。於此即法，以智知，以了了，智所知，了所了。作苦邊脫於苦。」

另外有位比丘說：

「過去世是一邊，未來世是二邊，現在世名為中。愛為縫紉，習近此愛，彼彼所困，身漸觸增長出生，乃至脫苦。」

再有一位比丘說：

「樂受者是一邊，苦受者是一邊，不苦不樂是其中。愛為縫紉，習近此愛，彼彼所得，自身漸觸，增長出生，乃至作苦。」

還有一位比丘說：

「有者是一邊，集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紉，如是廣說，乃至脫苦，乃至脫苦。」

復有一位比丘說：

「身者是一邊，身集是二邊，愛為縫紉，如是廣說，乃至脫苦。」

最後有位比丘說：

「我們所說的，各不相同，對這二邊、一邊、其中，向來有

各種異說，我們不要望文說義，世尊或者更有其他的說法，他曾經有『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』似乎也談過這些事，我們應該去請問世尊。如世尊所說的來奉持好了。」

他們就去到世尊那裏，請求世尊將二邊、一邊、其中的真義說明白。世尊告訴他們說：

「你們各人所說的都是善說，並不違背經義。但我現在更為你們另外為說。」

我在為『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』說：觸是一邊，觸集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紉，習近愛已，彼彼所得，身緣觸增長出生於此法以智知，以了了，智所知，了所了。作苦邊，脫於苦。」

這是依因緣法來說明一邊、二邊、其中。因緣法共為十二，即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處、六處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。因為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所以是苦。在這十二因緣法中，「觸」非常重要，若無「觸」，就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。其次重要的是「觸集」、「受」，若只有「觸」而不集不受，那末雖觸也沒有什麼作用，再其次是「愛」。這「愛」有如中藥內的甘草，它能使所有的藥產生縫紉作用。所以這「愛」乃促成觸、受的縫紉作用。「縫」是縫合，「紉」也是縫合的意思，所以這「愛」是居於非常重要的關鍵。由於眾生習近這「愛」以後，就產生了一連串的「所得」，這身就由於「觸」的增長而出生了，有身就是有苦。對於這些的道理，應以智來證其知，知一切是苦以後，即不執於苦而了無所得。凡能以智所知，了所

了的人，就能作苦邊而脫於苦。

衆生之所以有觸、觸集、受、愛，完全是由於內六入處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接納了外六入處の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而生了六識身，由六識身而生六受、六想、六思而成六識界。由六識界的漸、轉、增、長，乃有了彼彼所得。凡有所得即是苦聚。

所以，佛陀在拘談彌國瞿思羅園告訴比丘們說：

「有手故有取捨，有足故知有往來，有關節故知有屈伸，有腹故知有飢渴……有眼故眼觸因緣，生受內覺，若苦若樂，不苦不樂。耳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

若無手則不知取捨，若無足則不知往來，若無關節則不知有屈伸，若無腹則不知有飢渴……若無眼則無眼觸因緣，生受內覺，若苦若樂，不苦不樂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」

這段經文正是告訴衆佛弟子不要使這內六入處起作用，一起作用，即生因緣。一有因緣即有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的感受。佛陀說了一個譬如。他說：

「河中生了草，草中住了一隻龜，當時有一隻如狐狸似的野干正飢餓地覓食。遠遠地看見那隻龜，就很快地將那隻龜捉來。那龜覺察到自己被捉了，便將頭尾四支等六官縮藏到龜殼內去了。那野干吃不到，就在旁邊等候，希望烏龜伸出頭足，然後取食。

可是，那烏龜始終不出頭，也不出足，那野干等得飢腸轆轆地瞋恚而去，那烏龜因而保住了性命。所以說，你們現在也是如此，身外有許多邪魔，正在伺機相害於你，希望你的眼着色、耳聞聲、鼻嗅香、舌嘗味、身覺觸、意念法，如此就會出生染着六境。這就被邪魔捉住了。

所以，佛弟子要常能執持眼律儀住，執持眼根律儀住，那末

邪魔就無計可施了。其他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也要執持律儀住、執持根律儀住，使六根若出若緣都不發生作用。就好像那烏龜之對付野干一樣。」

如何處理自己的六入處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許多人不能作到，甚至於不知道如何去做，佛陀再說了一個譬喻：

「倘若將大麥放在堅硬的石板路上，令六個壯健力大的男子用捧去搥打，不要多久，那些大麥都會被搥得粉碎。若叫七個壯夫去搥打，就會更加的粉碎了。

同樣地，凡是愚痴凡夫，於六觸入處之師搥打以後，還在念着未來世仍要搥打，這佛性就一一地粉碎了。凡是有人執着有我、有所，未來當有、未來當無、當復有色、當復無色、當復有想、當復無想、當復非有想非無想等等的執着，就會動搖，因為動搖所以有病、有癱、有刺。因為有動搖所以有著。

若善思惟而作正觀察愛、生、苦，就會住離愛心，而生正念正智。要知道：凡是衆生動心的時候，魔法句隨之而來束縛，若心不動搖，則魔即隨解。所以，佛弟子們應多住不動搖心，正念正智，應當修學。」

這是佛陀教諭佛弟子們如何使六根不動的說法，六根能不動，即此心不動。此心不動，則一無所着，無着即無苦。

如何修不動心，儒家也是很重視的，如孔子說：

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……」這「不惑」就是不為外界事物而動心。

孔子又讚歎顏回說：

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這意思是說，顏回能持久三個月「不違仁」，「不違仁」就是不動心。其他的弟子們，有的能一日持仁不失，有的能一月持仁不失。這麼說來，孔子的弟子倒真正夠得上稱聖稱賢的沒有多少人

。但佛弟子一旦入佛門，有許許多多的人就能終生不違經戒，不違經戒者即是聖賢。如佛住世時，有位婆蹉國王叫優陀延那的，他問尊者賓頭盧：

「是什麼因緣，新學年少的比丘，於佛法出家不久，就能修得極安樂，住諸根欣悅；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，樂靜少動，修持梵行，純一清淨？」

賓頭盧尊者告訴他：

「因為佛陀的教育法很明智，如看見較老的女人，當作母想；見中年者當作姊妹想；見幼稚者當作女想。由於這樣的修學，所以年少新學比丘非家出家以後，安隱樂住，諸根歡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，樂靜少動，修持梵行，純一清淨。」

那位優陀延那王再追問說：

「若是見了老年女人作母想、見了中年女人作姊妹想、見了幼稚者作女想，可是仍覺得貪欲燃燒，瞋恚燃燒，愚痴燃燒，那還有更好的勝因緣法可修嗎？」

「如果真有這等的情形，佛陀就會告訴弟子們：這個身體從頭至足，內面是骨幹肉塗，外面包一層薄皮，種種不淨充滿其中，站在一旁觀察：見那些髮、毛、爪、齒、塵垢流涎，皮肉白骨，節脈心肝，肺脾腎腸肚，生藏熟藏（即男女陰），胞淚汗涕，沫肪脂髓，痰陰膿血，腦汁屎尿等等，一想到這些，什麼貪欲、燃燒都沒有了。所以年少比丘就能於佛法之中出家非家之後不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。」賓頭盧尊者詳細地更進一步說明修習法。

優陀延那王再追問：

「還更有勝因緣，能使年少比丘於佛法中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不？」

賓頭盧尊者說：

「有的，佛陀曾經告訴比丘們：你們應當守護根門，善攝其

心，若眼見色時，莫取色相，莫取隨形好，增上執持。若於眼根不攝斂住，則世間貪愛惡不善法，則漏進其心，是故當受持眼律儀、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等，亦復如是。如此乃至意律儀。六根律儀不動，就能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淨滿。」

由以上的這段對話，就可以知道，依佛法而修的人，即使是年少之人，也能成聖成賢。

公孫丑曾問孟子：

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？雖由此霸王不異矣，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

孟子說：

「否！我四十不動心。」

公孫丑說：

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遠矣。」

孟子說：

「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

由孔子、孟子等的說話，可知他們都是到了四十歲才不動心，比佛家的年少比丘還差一截哩！

儒家對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六根，沒有很完整的處理辦法，只是說：

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。」

這只將眼、耳、舌、身四根作了處理，至於鼻、意二根，就沒有很好的處理了。儒家處理四根的方法，是以「禮」為標準。但這禮的形成，是具有等級分別的，故說：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」依這「禮」推演的結果，老子打兒子是合禮的，兒子打老子是不合禮的。若在佛法來說，不管誰打誰，都不可以，因為一打就起瞋恚心。瞋恚是三毒之一，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事，所以佛法比之儒教要究竟得多了。